

新曲藝

第七輯

一定要解放台灣

海濱捕匪記

出一份力量爲國家

遼寧人民出版社

新曲藝

第七輯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瀋陽



內容說明

本書共包括三篇曲藝作品：

「一定要解放台灣」（大鼓）和「海濱捕匪記」（二人轉）是反映我海防前綫的人民如何跟蔣匪、特務進行英勇鬥爭的故事，這裏不但看到了我們英雄人民的機智、勇敢，同時也看出人民對蔣匪的無限痛恨和高度的警惕性。

「出一份力量爲國家」（山東快書）是通過一個普通工人積極儲蓄支援解放台灣的故事，寫出祖國五年來的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它給人民帶來的幸福生活，爲了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成果，必須解放台灣，消滅蔣介石賣國集團。

一定要解放台灣（大鼓）

張 胆

一輪紅日照海邊，
海水滾滾浪花翻，
浪花翻翻金光閃，
來往不斷打魚船。
船上漁民高聲唱，
響亮歌聲四處傳。
台灣海峽有個獺窟島，
島上的漁民世代相傳。
解放後組織了漁業互助組，
生產的勁頭熱火朝天。
今天咱不把別人表，
表一家漁民本姓田，

田大娘所生一兒和一女，
兒名保山，女名玉環。
田保山當民兵積極勇敢，
兄妹倆時常打魚到海邊。
這一日收拾好漁網剛要走，
田大娘煙袋一揷叫保山：
「保山哪，
今天你打魚自己去吧，
你妹妹結婚的日子就剩三天，
新裝的被褥還沒紮好，
那一對花枕頭還沒紮完。」
玉環說：「忙嫁粧也不能耽誤

生產。」

媽媽說：「生產也不在乎這三兩天。」

保山說：「妹妹你先在家把嫁粧趕，

我跟組員們先到海邊。」

保山說罷出門去，

母女倆坐在家裏忙個歡，

田大娘鋪好了被裏和被面，

在上邊攤上了一層雪花棉。

玉環她手拿鋼針紉上了綫，

枕頭上紮的是鯉魚卧蓮。

田大娘做着活計把女兒叫：

「媽媽我看到今天想起當年，
你娃娃也像我疼你那麼疼我，

想多陪送些東西，唉，怎奈家裏沒

有錢，

陪送我一床被子還是碎攢的裏，

哪像你裏面三新的被褥，外帶新

床單。」

玉環說：「生活好了全靠共產黨，

解放後咱家分到兩掛漁網一隻船。

現在咱家入了互助組，

新道路越走越亮，越走越寬。

到將來捕魚也使用機器，

漁業的前途遠大無邊。」

媽媽說：「最可恨台灣蔣匪常來擾亂。」

玉環說：「媽媽你把心放寬，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咱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媽媽說：「但願台灣早解放，

早救出台灣人民見青天，

到那時咱們海島再不會受害，」

玉環說：「更能够保證祖國得安

全。」

娘兩個越嘮越樂緊把活做，

猛聽得轟隆隆砲聲響連天。

母女倆你睜我來我睜你，

喘吁吁跑進來組員李永年：

「我們方才在海上把魚打，

水面上來了蔣匪的好幾隻船，

瞧那些蔣匪軍也有好幾百，

砲轟咱獺窟島冒起黑煙。

咱民兵抵抗一陣轉移到別處，

保山他去給海防部隊把信傳。

眼看着蔣匪軍就要登岸，

你母女趕緊藏躲莫遲延。

有什麼貴重東西先交給我！」

田大娘把裝新的包袱交給李永

年。

李老爺挾起包袱匆匆去，

田大娘急的滿屋打轉轉。

我這大年紀死活倒不怕，

最耽心是十八九的姑娘小玉環。

一伸手打開油漆櫃，

叫丫頭趕快往裏鑽，

小玉環急忙跳到櫃裏去，

田大娘趕快揚上了一層爛鋪襯。

(念：簫)

特意把櫃蓋錯了一個縫，上邊又蓋了一件破布衫。

田大娘東一把西一把不知拿什麼好，

「開門！快開門！」

忽聽得外邊「叭叭」打門環，

「嘎吱——叭察」房門倒，

氣洶洶，闖進來一幫賊兵還有一個

匪官。

匪徒們一個個橫眉豎眼，

狗軍官手槍直對大娘胸前：

「快說說解放軍在哪裏？」

你們家藏沒藏民兵隊員？」

田大娘忙擺手連說：「沒有。」

狗軍官踢倒大娘滿屋亂翻，

眾賊兵「吉里」替晃翻了個過，破東爛西都往袴兜填。

耗子大的小豬都裝進麻袋，

把小雞子攆的滿院亂飛直叫喚。

狗軍官朝着對面看了一眼，

櫃蓋上放了一件破布衫。

一伸手扯去了布衫要揭櫃蓋，

田大娘爬起來擦住櫃蓋不動彈，

橫巴豎擋不讓動：

「老總啊！」

這裏邊淨是爛鋪襯。」

狗軍官把大娘推過去，

回手就把櫃蓋掀。

小玉環從櫃裏攆拉着一把裁衣剪，

突然站起怒氣冲天，

對準狗頭擡下去，

狗軍官忙舉起櫃蓋擋在面前，

只聽得「噍味」一聲響，

那剪子把蔽楸的櫃蓋都擡穿。

狗軍官怪叫一聲說：「你要造

反！」

叭察察櫃蓋摔在地上邊。

舉起手槍要勾火，

噍！這海島上竟有這樣美天仙？

兩隻眼直勾勾的把姑娘看，

果真是「高山出俊鳥」話不虛傳。

想到此靈機一動，眼珠一轉，

我把她帶到台灣玩上幾天。

忙喊道：「來人哪！快把她帶走，

她不是八路也是海防自衛隊員。」

兩賊兵一推一搥往外走，

田大娘急忙攆到門外邊，

狗軍官照準大娘踢一脚，

田大娘哎喲一聲，昏倒在地上不動

彈。

不知到何時她才甦醒，

睜眼看眾位鄉親圍在身邊，

有幾個解放軍面前站立，

大家夥圍着解放軍訴苦訴冤。

往左看是他李大爺身旁站，

向右看是孩兒田保山。

保山說：「同志們得到信馬上趕

到，

海面上打得蔣匪叫苦連天。

有的交槍當了俘虜，

剩下的下海餓了老龜。」

田大娘不見女兒心如刀攪，

嘴裏邊連連喊玉環：

「你本是媽媽的骨頭媽媽的肉，

媽媽的眼珠媽媽的心肝！

丫頭啊！從小你爹叫小鬼子殺死，

我領你兄妹火坑裏過了十幾年，

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共產黨，

咱母子三人才把身翻。

你每天打魚頂個男子漢，

大家選你當勞動模範。

只曾想今後的日子越過越好，

不料想陽關大道上狼把路攔。

今天你落到匪徒的手，

有八成只有去來沒有還。

倘若是有個三長並兩短，

活活的把我的心來挖！」

解放軍同志忙把大娘勸：

「你老不必把心担，

咱部隊現在還正把一隻賊船追趕，

一定能把你女兒救回家園。」

田大娘「抽抽噎噎」哭紅了眼，

口口聲聲喊玉環，

哭了一聲女兒，罵了一聲蔣匪，

只哭得鐵石人兒也心酸。

哪一個不跟着大娘難過，

哪一個不掛念田玉環。

猛然間大家往旁一閃，

人羣中擠出一人走的歡。

開口就把媽媽喊，

原來是女兒小玉環。

田大娘一伸手把女兒抱到懷裏，

心裏頭又是悲痛又是喜歡。

玉環說：「匪徒們把我帶到船上，

轉眼間上來了咱們部隊的船，

轟隆隆一頓開花砲，

只打得船上蔣匪亂成了團。

我趁機摺住匪官的脖子滾到水裏，

在水中跟他搏鬥了老半天，

有一位解放軍跳下海去，

打死了狗官才把我救上船。」

李大爺說：「這孩子真勇敢。」

玉環說：「多虧解放軍救了咱。」

有的說：「解放軍保衛着咱們的幸

福。」

有的說：「蔣匪幫姦淫燒殺罪惡滔

天！」

有的說：「搶去了衣服，砸碎了鍋

和碗！」

有的說：「搶去了漁網，劈壞了漁

船！」

有的說：「燒燬了咱們的小學

校！」

有的說：「有些個姑娘媳婦被踏

踐！」

有的說：「這都是美帝撒的災

難。」

有的說：「咱要把憤怒變成火

鍊！」

大家齊把鐵拳舉，

信心百倍把誓宣：

「海水淘得乾，石崖磨得爛，
人民的鬥爭意志永遠磨不完。
咱們要多打魚增加生產，
用實際行動把解放軍支援！
婦女們決心參加海防自衛隊，

民兵們站崗放哨，防止特務把空子

鑽，

努力學習軍事技術，
時刻準備解放台灣，
救出來台灣同胞八百萬，
消滅掉蔣介石賣國集團！」

海濱捕匪記（二人轉）

韓 彤

八月十五月亮圓，
月照海水一片藍，
海水滔滔波浪滾，
白鷗飛舞落沙灘。
海島上人們都睡了覺，
李大娘獨自一人站在門前。
她東瞧瞧來西看看，
手打涼篷望海邊。
我兒福元去把魚打，
天到這般時候咋還不回還？
白霧濛濛罩大海，
秋風陣陣透骨寒。

轉眼間烏雲把月掩，
瓢潑大雨下了個歡。
李大娘忙到屋裏去，
回手就把房門關。
耳聽得雨打窗帘刷刷響，
李大娘心裏七上八下好不安。
這麼大的風，這麼暴的雨，
早應該調轉船頭把家還。
這孩子的性子實在拗，
打的多打的少也不在乎這一天。
李大娘正把孩子盼，
猛聽得一聲槍響在正南。

聽槍聲她想起一件事，

五年前蔣匪逃跑路過海邊，
打死了孩子他爹把船搶走，
拋下俺孤兒寡母度日難。

萬里海水流不盡，

深仇大恨沒個完。

單盼台灣早日解放，

活抓蔣賊大報仇冤。

李大娘正在前思後想，

忽聽有人叩打門環。

想必是我兒回家轉，

急忙下地去拉門栓，

又一聽這叫門聲音有些不像，

莫不是有壞人來到門前。

賣國賊蔣介石逃出大陸，

勾結美帝侵佔台灣，

瘋狗要死牠不甘心失敗，

常派特務破壞咱。

時時刻刻得提高警惕，

不能讓特務把空子鑽。

李大娘想到這裏忙問道：

「誰呀？」

「我是幹部路上遇了兩天。」

李大娘聽是幹部把門開放，

見這人渾身澆的水連連。

李大娘趕忙打開那口大櫃，

取出一件藍布衫。

「同志你快把衣服換，

凍壞了又得遭罪又得花錢。」

這個人一邊穿衣服一邊四下睃，

賊眉鼠眼，神色不安。

「老大娘你家幾人度日？」

「我和兒子小福元。」

「你的兒子哪去了？」

「出海打魚還沒回還。」

這個人這才出了一口氣，

兩隻手捂着胸脯坐在床上邊，

自言自語：「這回可好了……」

又連忙閉嘴，覺得自己失言。

老大娘一旁早就注了意，

這個人急三火四、毛手毛腳、東睚

西看、問長問短，所為哪般？

「我問你在哪工作？為啥回來這麼

晚？」

這個人張口結舌答不上言。

「我，我，我剛才在南莊搞普選，

半道上遇雨澆濕了衣衫。」

「南邊是海也沒有莊鎮哪？」

「不，我是從東來想上正南。」

「我是問你在哪裏工作？」

「我，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選

工作人員。」

老大娘十分明白了八九，

我們這普選工作早就搞完。

這個人我可得仔細盤問，

想到這裏又開言：

「我問你東莊普選搞的怎麼樣？」

「眼下結束就算搞完。」

「我問你是誰當選了人民代表？」

「代表姓趙，名字我記不全。」

老大娘存心要問一問：

「是不是那個趙奉先？」

「對，對，就是他！」

老大娘一聽心中好笑，

趙奉先是惡霸押了好幾年。

我這裏暫且把他安穩住，

單等我兒子把家還。

老大娘心中正想事，

那個人在一旁又把話言：

「老大娘，我想在您這借個宿，

天一亮就走，不能多麻煩。」

老大娘連說：「好好好，

這大雨，我還能把你攆到門外邊？

出門人誰也不能擋着房子走，

何況你又是一個普選工作員。」

心裏想：「你想要走也辦不到，

除非是把你交給公安人員。」

老大娘剛把他安置下，

又聽得打門之聲震耳邊。

叭叭一聲更比一聲緊，

這個人頭根發炸，身上直拘攣。

原來他本是蔣匪特務，

他跑了半夜兩腿發酸。

後邊民兵緊緊把他趕，

恨不得有個地縫也要往裏鑽。

好容易找了個藏身之處，

又聽人叫門，他咋不胆寒？

吓的他忙把大娘的衣衾找住，

打兜裏掏出一疊子錢：

「老大娘你老行行善，

快把我藏起來，別對外人言。

後邊有人把我追趕，

抓住我你也得受牽連。

要知道『國軍』就要登陸，

到那時我一句話你就不愁吃穿。

大娘你可要核計着辦，

你要喊，我一槍送你上陰間！」

大娘說：「我哪能見危不救，

常言說：『救人一命九祖昇天。』

可是你不藏起槍來，我可不保險。

藏起槍，抓住你我也能遮瞞。」

特務說：「我今天把手槍交給你，

你可要把良心放在中間。」

大娘把手槍接過去，

假意藏在灶坑裏邊。

「你先到櫃裏邊委屈一會兒，好能混過這一關。」

狗特務疑疑遲遲不往裏進，

又聽得外邊叭叭緊敲門環。

大娘說：「你聽外邊緊把門打，

你咋還不往裏鑽？」

狗特務這才爬進櫃裏去，

老大娘一把銅鎖鎖的嚴。

回身開開門兩扇，

走進來兒子李福元。

「媽媽快給我把乾衣裳換！」

「孩兒你為啥才把家還？」

「今天俺日落西山往回走，

海面上發現一隻機帆船，

遇見我們他調頭就跑，